

小掌故 · 大辛酸

蔣 一 安

國立海洋學院軼史

順乎輿情設校基隆

民國四十一年我與幾位航業界前輩談起海洋教育問題。當時的基隆港務局重要人員，不是交通大學畢業的，就是吳淞商船專科畢業的。港務長唐桐蔭兄是他們的核心人物。桐蔭兄樂觀的認為集合船業界、教育界人士，創辦私立商船學校，並不是太困難的事。但分頭接洽的結果，却簡單。

大陸時期，交通教育屬交通部主管，就同今天軍事教育屬國防部主管一樣。我們與交通部一再聯絡，頗獲支持，經過一年醞釀，交通部與教育部獲致協議，決定創辦省立海事專科學校。命令下達臺灣省教育廳以後，教育廳有意設校於高雄，利用省立高雄水產職業學校校址為籌備處。消息傳出，唐桐蔭兄與我聯絡：基隆人士殷切期望設立海事專校，當然以設置於基隆為宜，當即着手爭取，聯袂走訪基隆市長謝貫一兄。貫一兄是市政專家，有遠識，有作為，有魄力，有擔當。他聽到籌備海洋教育計劃，以及即將設置於高雄之後，他一面責怪我們不早與之商量；一面拿起電話，撥到教育廳。廳長鄧傳楷先生是個忠厚

務實，不浮華，不誇張的好官吏。他是支持這個計劃的有力人士。他與戴行悌先生關係深厚，內定戴行悌為未來的海事專校校長，所以因人設地，就計劃設在高雄。想不到基隆市出面爭取。鄧先生問道：

「你們能有什麼幫助？」

謝先生不加思索，口氣堅決而肯定的答道：

「廳長要我們怎麼樣的支援，基隆就給怎麼樣的支援。」

教育廳順乎輿情，立將計劃創辦中的海事專科學校決定移設基隆。事隔三十四年後回想起來，當時高雄市對此事竟然毫無反應。要是在今天，就沒那麼簡單。過不幾日，教育廳下達了一道命令，將基隆、高雄兩個水產學校校長土福金先生與戴行悌君對調。我禮貌的向土福金兄道賀，這位「忠厚老實令人憐」的土福金校長，給我這位賀客碰一個硬釘子：

「有什麼好道賀的？明明是要我讓出位置，安排別人來當專科學校長。」

首創市縣補助省校

臺灣省立海事專科學校籌備委員會於民國四

十二年六月一日假省立基隆水產職業學校成立，由水產職校戴校長行悌兼任籌備主任，召開了一、二次會議。籌備經費，宣稱是八十萬元，但據悉預算祇有四十萬元，實際上僅撥付了三十二萬元。

我當時擔任一個基隆市的空頭職務——市教育會的常務監事，但負責實際會務。理事長是基隆市黨部主任委員徐志剛兄，——我也是委員之一，相處甚得。他黨務工作繁重無暇兼顧教育會會務，該會會務就由常務監事兼理了。常監本是監督會務的，那時竟然兼理會務。

我用教育會的名義，發出兩件公文：一件致市政府，一件致市議會。要求基隆市補助海事專校籌備經費「相對基金」（當時的一個時髦名詞）八十萬元。當然這件事已先與謝貫一市長、蔡火炮議長言妥。這正是前此與教育廳交涉由南遷北的條件之一——無條件供給學校用地與相對補助建校經費。過了大約一星期，蔡議長火炮兄來舍，首先表示求我諒解。我問他有什麼事求我諒解。他說：議員們認為由市、縣補助省立學校經費，事屬創舉。（後來，十月十六日開學典禮時，教育廳長特別提到由市補助省立學校經費，乃

中 屬基隆市的首創，既開其端，則今後即有例可循了。原則上，爲了爭取設立海專專校，應予同意。但省方籌備經費祇有四十萬，地方却補助八十萬，恐遭非議。蔡火炮面有難色。我當即表示：「就照你們的意思辦好了。」

民國四十二年七月間，省立海專開始招生，假市立仁愛國小辦公，我主試務，小學生的桌椅大小，大學生坐不下去，擠在小椅子上，趴在桌子上，在火熱的天氣裏考了兩天，就像是在火爐上烤鴨子。

第一次放榜是用金紙寫的，張貼之時，還放了一串爆竹。金榜題名者，一百五十人。

老天幫忙校地有望

校地問題，不用商量，是要設在水產學校後面小山坡上。但上面是要塞地區，又建有克難營房。多少次的交涉遷讓，要塞司令部總是推三阻四。他們表示：「我們沒有經費另建營房，要遷讓，可以，請先在他處建造營房，我們馬上搬遷。」

可憐，海專建校經費祇有四十萬，地方相對補助四十萬，那來經費，爲他們建營房？

開學時日，一天逼近一天，校舍渺茫得沒有影子。

所幸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一陣大颶風，將那些克難營房，連根翻覆，夷爲平地。翌日晨，雨未止，教職員們偕同工人，爬上小山坡，「清理戰場」即刻劃線釘樁，樹起「海專校舍用地」牌子，建起四間半教室。駕駛科、輪機科、漁撈科

各一間，辦公室一間，那半間就是教授休息室。這半間後來淪爲「洗衣間」，再後來，這四間半遭到劫運，不知在什麼理由下遭到拆除的厄運，改建成現在的那一段矮小悶氣的走廊！海專陳跡，幾蕩然無存了！

四間半教室，教授駕駛、輪機、漁撈三科的一年級一百五十人，我是負責他們精神教育的，歲月匆匆，一下子三十四年了！

黃杰支持改制學院

戴行悌校長長校三年，——祇有短短的三年，海專改組，由交通部航政司長李昌來先生接掌，在穩定中求發展，一個不算太短的時間，四十五年秋季起到六十四年春季退休。三年制專科，學生心猿意馬，不安心讀書。第一學期滿腹不平之氣，第二學期休學重考者衆。三年中的情緒，穩定不下來，他們的理由，自認爲很充足：「四年可以戴上學士帽，三年出去，還是個大光頭！」自然，就開始醞釀改制學院。

改制，確實是費了不少心血！內內外外，阻力很大。外在阻力，明顯的擺在眼前，可運用方法克服之；無形內在阻力，實是麻煩。口是心非，心是口非；表面是是，背後非非。爲改制而發動報紙輿論，那時我是新聞界的一員，身主兩報的主筆。關係多，運用方便（有關文章，尚有幾篇收在拙著「責任人生觀」一書中）。復動員關係人物，如基隆市長蘇德良兄，議長林太郎兄，省議員張振生學棟謝清雲兄及住在臺中的國大代表，立法委員各一人，前往霧峰，拜訪省議

會及教育廳洽談改制事宜，各方多表支持。惟閻振興廳長獨特異議。他的觀念是：大學培養工程師、副工程師，專科培養技師，職業學校培養技師、技佐、技工。一個工程師配上兩個副工程師、四個技師，……強調：「寶塔式的，寶塔式的。」

不但不主張改制學院，而且要「改爲五專」，當場辯論得不歡而散。現任國史館長朱滙森兄當時是臺中師專校長兼代教育廳主任秘書，他在走廊外聽到我與閻某爭辯，進來低語數聲；我氣沖沖率領全體人員，趨車中興新村，謁見黃杰主席達雲先生。當我們將適才爭辯情形敘述後，達公豁達，笑對張省議員張生學弟及我說：「別人或有不知道我重視海洋教育，你倆應該知道的。我在南京中央訓練團當教育長時，不是開辦水產教育班嗎？」（達公任教育長時，我任社工班講師，振生是研究生。）又說：「天下沒有把已經升到上面的拉下來，祇有把下面的捧上去。」同時雙手作上下狀，意指三專可升格爲學院，豈可下降爲五專？改制問題，到此已顯露成功的眉目。曙光既現就好進行了。

不久，省議會通過海專改制案，黃杰主席表示支持，正好教育廳適時改組。至是，海專改制已成定局。剩下的問題，乃是名稱問題。教育廳堅持用「海事學院」，我們的學生，偏偏就不喜歡「海事」一詞。教育廳報請教育部核辦之日，我在自由之家晚宴席上邂逅高等司司長姚洪清兄（曾任臺大教務長），談及此事，順便提到名稱問題。我告訴他：

「學生不喜歡『海事』一詞，希望改為『海洋學院』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他問。

「海事海事，海上事件。」我如此的答覆他。

他猛然領會，連說：

「對，對，對。」

他從善如流，核准的公文上，乃是「臺灣省立海洋學院」。在五十二年暑期升格，從此學生安心向學，二年級沒有重考大學的現象。

過了幾年，又醞釀改「國立」。老實說，我對此事，不够熱心。未嘗表現出我平時對事對人的那股熱忱。因爲，上次改制時內部困擾，使人心寒意冷。所以改國立，一拖又拖了幾年。

在要求改「國立」的同時，發生海埔新生地大風暴。更令我認識了人心之險惡！現在這些不足爲人道的怪事，都變成一二人個的大功勞。

推廣教育傀儡主任

開辦夜間部，也是有血又有淚，有酸沒有甜的怪事！

當立法院通過擴展推廣教育，專校可以開辦夜間部時，同仁等亦有此意。首先有此動機的，乃是汪知亭、何龍二兄和我三個人。意想不到遭遇內部阻擾。阻力來得既猛且大。表面理由是「辦夜間部沒有把握賺錢，可能蝕本！」奇怪，商業眼光竟然引用到教育上來了。

記得很清楚，我們攜帶開辦計劃草案，前往霧峰交涉時，適遇大颱風，鐵路沖斷，改乘公路

汽車回來，中途有幾處橋樑受損，必須下車涉水而過。

當我們返回學校時，有人以驚異眼光投射到我們臉上，有人交頭接耳。使我們如墮五里霧中，一經探詢，方悉：「有人希望你們被水沖走！」「謠言說：你們已去見龍王爺了！」爲了怕「蝕本」，竟然希望爲教育而熱心奔走，冒危險而向上級爭取開辦夜間部的教授，一去不歸，去見龍王，也就是去見閻王！可謂狠心之至！

但當教育廳核准設立夜間部，電話通知學校呈報細部計劃時，送上去的計劃，真可謂之「大權獨攬」「控制一切」「經費通吃」（現在那些人死的死，飛的飛，退休的退休，寓公的寓公，我方好意思寫。）夜間部終於在五十二年秋季開始招生。用了一位在日本僞組織中當校長的人做傀儡主任，又掀起一陣長時間的風波！

反正我們一批「白頭宮女」，是以辦教育爲目的，管那麼多幹什麼？

我個人從創辦專科，經過改制學院，開辦夜間部，再改國立，一直到退休改兼任教授，但仍負責「國父思想教學研究會的召集人」在這三十年歲月中，始終抱定一個主張、一個作風與一個目的：

一個主張是：絕對不兼職務，絕對不搶課程，絕對不介紹教職員。

一個作風是：一切作爲，絕對爲學校。

一個目的是：本於良知，爲國家多培養一些忠貞海洋開發人材。

多少年來，平心靜氣而論，夜間部確實爲國

培育出不少人材。但它從開始到現在，在行政方面、教授水準方面、課程安排方面、課程時數分配方面（上限無限，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引起許多不平之鳴！）暴露許多缺失。切盼向以敢作敢爲，能作能爲的新任行政首長，拿出魄力，徹底整頓。

版權所有翻印不究

思想教育，向爲政府所重視，尤其是海事教育中的思想教育，更不能稍有疏忽。因爲海員們經常環遊世界，與各國人士接觸，從事國民外交，在語言舉止之間，一方面要能表現中華民族的風格，一方面要傳播中華文化。

其尤要者，莫過於對共鬥爭的堅強意志與夫反統戰技巧的培育與運用。於是我就在五十七年計劃設立三民主義研究中心，幸得李校長的支持，撥款籌設。中心分爲二大部門：一爲教授研究室，一爲學生研究室，教授研究室購置圖書近萬冊，學生研究室繪製圖表百幅，並編印「國父思想教學研究室資料彙編」一種，先後充實數次，贈送全國各大專學校教授「國父思想」課程者，其中納入我的兩篇文章：（一）「我怎樣教三民主義」（二）「怎樣教授三民主義」，並將教育部主辦由我示範教學之「國父思想教學研討會示範教學教案」附載於書末。

是書印送一萬二千餘冊，其影響之大，不言而喻。此外，又製備整套教學幻燈片，三民主義電化教育，於焉開始。此事我從未對外宣傳默默施教。事關於執政黨知識青年黨部，又上關於教

教育部，兩單位乃聯合邀請各大學各專科教授三百人，由教育部次長鄧傳楷先生主持，舉行教學觀摩會（當時我不希望用「觀摩」二字，改用「參觀」二字，上級不允。）頗獲好評，教育部通令各大專學校，仿照設置，易名為「國父思想專科教室」，從此陸續來院訪問鈔錄者，月有數起。全部拷貝者，我亦樂於促成。在羅雲平部長任內，他很滿意，高興的問我：

「教育部能不能拷貝，分送各校教學？」

「版權所有。」我嚴肅的說了這句話，羅部長面顯不愉之色，接着我幽默的加一句：

「翻印不究。」滿堂爆出笑聲。

在鍾皎光部長任內，教育部爲了充實業務內容，備行政院之考評，曾將圖表資料等教學設備，運到教育部，備其評鑑，上級非常滿意此種新式教學方式，於是鍾部長一方面通知北部地區大專院校到教育部觀摩，一方面傳令嘉獎。傳令嘉獎，當然是對海洋學院而不是對教授個人。民國六十六年我們又整理充實一次。最近，鄭森雄院長爲了調整教室，希望將三民主義研究中心遷移興事大樓三二二、三二三室，商之於予，予立即同意，並藉此改編改寫內容，在形式與資料方面，煥然一新，花費五十萬元左右。教育部督學先生評審滿意之餘，大爲讚許海洋學院思想教育的成功，對於此一教學方法及設施，我從不邀功。從內心上言，實在應歸功於李昌來院長與鄭森雄院長有眼光有遠見，能接受教授的意見。

垃圾填海擴展校地

提起海埔新生地，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份在畢業典禮上，代表教授致辭時，曾經說到它的滄桑史。這些有關院史資料，是鄭森雄院長所最爲關心而力主蒐集的。在這兒，我願寫幾行。

有個週末，我與謝貫一市長趨車八斗子海濱，欣賞漁村風光，返途走到海洋學院後門附近，他向海水凝視良久，似在欣賞蔚藍晴空上的晚霞，又似在細數碧海濤裏的漁舟，我不願打擾他的情趣與思緒，一言未發，他忽然表示：「這兒可以利用垃圾填海。」

「土呢？」我問他。

「你們後山的土，可以利用。將來一層垃圾一層土，可以產生好多新生地。」他這樣答覆我。

「這塊三明治可用不可吃，哈哈哈哈哈！」

過了沒有多久，填海工作逐步開始，真是說到做到，劍及履及。不過跟着而來者，乃是蒼蠅追着垃圾，蜂湧而至。最熱鬧的時候，蒼蠅竟飛到餐廳裏與學生搶飯吃。這衛生問題可嚴重了，引起師生及附近居民抗議。校長要我轉請市政府停止垃圾填海工程，以維護環境衛生。當我向謝貫一市長轉達此意時，他反問：「你們不是叫嚷土地不敢擴建校舍之用嗎？垃圾填海，就是爲了你們拓展校地，想不到反對填海的竟然是你們學校。」

「蒼蠅問題嚴重啦！」我說。

「蒼蠅問題，小事，我撥五萬塊錢，要衛生局滅蠅好了。」

「還有一句話：你們快來辦土地轉移手續。」

「他又補充這句話。」

當我把此言轉達校長時，他搓搓雙手，笑咪咪的問：

「能不能把五萬塊錢撥給我們來滅蠅？」

校長不提即去辦土地轉移手續事，產生許多後遺症。

海埔新生地，依法是屬於國有的，但這塊大約壹萬餘坪的新生地，則是報奉中央核准，撥給基隆市政府全權處理。市政府當然是毫無問題撥交海洋學院使用。固然說：「有人斯有土」，同時呢？「有土斯有財」了！財迷心竅者見了一萬多坪土地，那有不動心之理！於是鼓勵一些不肖議員出面吵嚷，美其名曰：要辦「水產加工出口區」，實際上是意欲染指分肥！鬼鬼祟祟的，搞走了一大片，這個人割走一百坪，那個人割走二百坪，瓜分蠶食，竟然沒有海洋學院的份兒了！我這個嫉惡如仇的天性，豈肯坐視不管？事情越鬧越大，好幾個議員闖進法院，官司打了好幾年，省主席親臨處理。登上上海事大樓，眺望新生地，仔細察看後的指示：

「應該撥予海洋學院。」

問題到此，本可結束。不幸節外生枝，枝上又生節，節上那能生出果來呢？市政府認爲：垃圾填海成本，應由海洋學院負擔。不知經過多少次來回商洽，原則上，分期付款，意思意思而已！想不到院長先生一怒衝冠，電話一甩：

「我們沒有錢分期付款，要付，每年付一塊！」

原來說好了的事，又鬧成僵局！於是我又拿

「糊」了年餘，直到陳正雄市長任內，方才糊好，這就是現在的育樂館址，以及行政大樓新院區地基的滄桑史。但當撥給我們時，這塊新生地上，已矗立起幾幢他人的房屋。

輕鬆愉快歡欣一堂

海洋學院創校，轉眼已經三十四年。在第十週年紀念時，學校出版紀念專輯。公推我主編。專輯分三大部門：第一輯：回顧；第二輯：現況；第三輯：展望。皇皇數十萬言。但現在竟然一冊無存。殊堪惋惜！三十週年特刊，學院希望我寫篇文章，其時，正為國父紀念館總編纂一部「國父畫紀」；同一時間，又為正中書局趕寫國父思想專科教本。實在抽不出時間。前兩年畢業典禮時，鄭森雄院長邀我代表教授致辭。我覺得教導之言，多少年來說了不少，何必在臨別之時，再說嚴肅的做人做事大道理？不如談些小掌故，大辛酸，讓學生知道一些母院歷史，增進其愛護母院熱忱。當時登壇之後，隨意道來，輕鬆愉快，歡欣一堂。後來我又忙於率領國民大會代表團訪問歐洲。公畢返國時，看見鄭森雄院長一函，略謂：

「本學院自民國四十二年創校，至今適逢三十週年。由於諸位先進之投注大量心力及貢獻，始能由臺灣省立海專專科學校，發展至今之國立臺灣海洋學院。

為感念建校之不易及記載學校成長的歷程，擬編撰三十週年紀念專輯，以向建校先進及全校

教職員工致最高之謝忱及敬意。

惟蒐集本校三十年之史料，殊非易事。敬請先生協助，將過去身歷其境之要事、趣聞，或以記述，或以紀念照片附加說明，於六月卅日前，擲交本校秘書室，俾便早日著手編撰。若需筆錄或攝取資料，亦請即示知時地，當即派員造訪。

敬祈指導及鼎力襄助，俾使專輯順利出刊。

俟專輯編製完成，當即送請參閱。肅此 順請

教安 生 鄭森雄 敬啟

情詞懇摯，本當從其美意才是。但，電信特考，高等考試，普通考試的典試工作接踵而至，一拖就是半年。七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的三十週年院慶特刊，已不及為之撰稿，而在院慶隆重典禮

時，復承時任教育部部長朱滙森兄頒授我服務海洋學院三十年獎牌一面，我站在受禮臺上第一個受禮，第二、第三則是何龍、任振華教授等，我思潮起伏，感慨叢生，全場師生掌聲歷久不停。我迷惘的問我自己：「我真的為海洋學院做了些工作嗎？」

第二天，朱滙森部長笑嘻嘻的對我說：

「我發現海洋學院教育有特殊成就。」

「於何見之？」我請問他。

「你們師生間感情特別濃厚。」朱前部長這

樣的答覆我。

我電告鄭森雄院長，他高興的說：

「這都是老師們教育的成功。」

戴笠新傳

費雲文 著

全一冊定價臺幣貳佰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繼民國人物新傳後又一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的幾個戰場⑪戴笠軼事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手迹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四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訂價貳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